

中国人民 不 可 欺

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及国内外反应纪实

常风 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人民不可欺

常风 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 康 帅
封面设计 西方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民不可欺/常风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5
ISBN 7-80115-202-6
I. 中… II. 常… III. ①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纪实②反霸斗争-中国-1999 IV. D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226 号

中国人民不可欺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60 北京复兴路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15-202-6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 元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1)
第二章 “误炸”,还是阴谋?	(15)
北约闪烁其辞,破绽百出	(15)
是“误炸”,还是阴谋?	(20)
中国学者的爆炸性反应	(27)
美国究竟意欲何为?	(34)
第三章 他们为国捐躯	(43)
邵云环,一位勇敢的女性	(43)
许杏虎未完成他的《战地日记》	(48)
永远的哀悼与纪念	(64)
第四章 中国愤怒了	(70)
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70)

中国舆论强烈谴责北约暴行	(76)
各界人士谴责北约暴行	(79)
民众的呼喊	(96)
港澳同胞血浓于水	(119)
海外华人强烈抗议	(123)
第五章 世界对美国说“不”	(130)
联合国的不眠之夜	(131)
正义的声音响遍全球	(134)
附 1: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159)
附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60)
第六章 中国,怎么办?	(162)
莘莘学子的心声	(162)
中国政府再次表明态度	(165)
5月7日,中国人永远的记忆	(169)
网友的分析	(171)
我们要有自己的“杀手锏”	(176)
后记	(179)

第一章 历史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从 1999 年 3 月 24 日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权”为借口,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实施了代号为“盟军力量”空袭行动。

这是一场赤裸裸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是 20 世纪末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之一。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个美丽的城市,在经受了长达四十几天的狂轰烂炸之后,已变得满目疮痍。

5 月 7 日,黑夜再次笼罩贝尔格莱德。

侵略者又要发动新一轮空袭了。贝尔格莱德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是的,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将对贝尔格莱德市区进行空袭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轰炸。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刽子手竟把矛头对准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当地时间晚 9 时始,贝尔格莱德市区全部停电。

11 时 50 分,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内,忙碌了一天的

30名使馆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就寝，从现场采访归来的中国记者仍在赶写稿件。

就在这时，5枚北约导弹突然从3个方向接连袭击了使馆主楼和大使官邸。在巨大的爆炸声中，5层高的大使馆主楼开始倒塌，四处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顿时，这座由花岗岩建成的白色建筑被炸成了废墟。

第一枚导弹将使馆主楼楼顶炸了个大洞，第二枚导弹在使馆主楼和大使官邸之间爆炸，第三枚导弹在大楼右侧爆炸，把整个一面外墙炸飞。

大家意识到，这是北约对大使馆发动了攻击。

听到第二声爆炸，看到大使馆火光冲天，楼里的人马上撤离。

此时，楼梯已被炸塌，楼道内浓烟滚滚。

人们相互搀扶着、捂着鼻子撤到楼下。被困在2层、5层的人，不顾伤疼，把窗帘布撕碎，拧成长长的绳索，扔出窗外，然后开始顺着绳索从4楼滑到3楼，再从3楼滑到2楼。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他在使馆门口清点了撤出和被抢救出来的人员，发现仍有3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又冲入烈焰熊熊的大楼，搜索房间，翻动瓦砾，寻找失踪人员，最后从坍塌的废墟中先后找回了满身血迹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夫人朱颖，他们已不幸地以身殉职。

潘占林大使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愤怒地指出，“这是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北约对南联盟轰炸以来，首次有外国使馆受到攻击。”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坐落在贝尔格莱德西部、萨瓦河左岸的诺维比奥格拉德新区。这是近年建成的一幢 5 层高的白色花岗岩建筑，距市中心只有步行 40 分钟左右的路程。

使馆有大半个足球场大，由铁栅栏围着，院正门朝东南。院内有两个主要建筑：办公楼和大使官邸。办公楼是一个 5 层建筑，地下室有食堂和饭厅，大约有 100 平方米。旁边还有几个不大的仓库和台球室、冷藏室。

使馆正对着樱花路，因为附近的一块地皮是被日本人买下的，虽然他们的房子始终没有建起来，但路名却留有鲜明的日本特色。樱花路连周围的停车带加起来很宽阔，路的另一侧是一片豪华住宅商业区，到那里购物的人平常很多，我使馆人员也经常去那里买东西。使馆的西北面是秀丽的萨瓦河，从使馆步行到河边大约只需 10 分钟。

使馆的四周总体看比较开阔，在西北和西南面，居民尤其少些。使馆南面的一条马路与樱花路相交，沿着它可以一直走到贝尔格莱德的繁华地带。

许多曾经在使馆工作和生活过的中国人都证实，使馆的周围绝对没有什么军事目标。这座新建成的使馆，给所有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新华社记者黄文也说，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算得上非常漂亮的现代建筑，由于周围没有什么楼宇，使馆在那一地区显得特别突出，尤其是蓝色的玻璃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最近,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给居住在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更换了家具、电器。使馆还安装了闭路电视系统,不仅可以接收许多卫星电视节目(其中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还可以播放一些国内外的文化娱乐节目。使馆的文化处也有一些光盘供大家观看。周末和闲暇的时候,大家会聚在地下室下棋、唱歌,或在一楼的大厅里看电影。

使馆一直是工作人员的“欢乐大家庭”。使馆对大家的关心无微不至,中午为大家提供午餐。北约轰炸以后,使馆仍保证工作人员的饮食。

在南工作的中国使馆人员以使馆为中心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人过生日,人们就带着蛋糕去他那里一起庆祝;有人任期到了要回国,使馆就集体为他包一顿送别饺子,祝他一路顺风,稍去对祖国和家人的问候。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以来,贝尔格莱德市人的生活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使馆的水、电、气、暖等供应一直保持良好状态,这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当地的一家维修公司也是随叫随到,热情周到地提供各项服务。

在战火中,中国使馆一直是维系国内与南联盟关系的桥梁,履行着使馆的各项职能。据了解,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人员想尽办法,分期分批地安排留学生、侨民及有关人员转道罗马尼亚等国返回国内。而使馆各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一章 历史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正式编制人员一个也没有撤离。使馆与国内保持 24 小时联系，保证电话畅通。使馆人员还克服停电等困难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及时向国内通报情况，直到被炸。

《环球时报》记者吕岩松当晚正在使馆。在使馆被炸后，他忍着巨大的悲痛，眼含热泪，连夜赶写了一篇战地报道《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真切地记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文章说：

5月7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射了5枚巡航导弹，击中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5月7日晚上，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势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我跟大家说，《环球时报》非常关心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写一篇有关他们的文章。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建议说，最好是每人拍一张头像的照片，然后每人自己写一段话。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大家打算明天就开始动手写。我可以赶在下周一发回《环球时报》，做一个整版。可是，现在这个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了，因为已经有3人牺牲，20多人受伤。

说起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晚上 11 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第二天好早点起来工作。于是大家返回了楼上宿舍。没想到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因为北约随后发射的几枚战斧式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另外，北约对南空袭以来，大家一直警惕性很高，一开始都住在地下室（使馆简陋，没有防空洞）。但空袭已经持续了 40 多天后，大家又开始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现在看来，如果大家昨晚还是住在地下室的话，也肯定全军覆没了，一枚导弹的落弹点正好是地下室，现在地下室已经被彻底地摧毁了。

大家听了大使的话，陆续回楼休息。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小赵刚刚走进卫生间洗手，我正好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和她说话。我们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我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不是红光，而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只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迅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 3 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

第一章 历史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过废墟。这时门都已经炸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也喘不过气来。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有的楼梯栏杆已经没了，我们只能拉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来到院子后，我们先看了一下情况，发现整个使馆的院子正燃着熊熊大火。使馆地下室的车库里面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一些煤气罐，也在陆续地爆炸。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没办法进去救人，但大家谁都不肯走，一定要等到把同志们救出来后一起走。但后来情况实在太糟了，大家只好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然后翻出院墙，用手机打电话叫救援人员。

这时候南斯拉夫方面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当时使馆跑出来的人还很少，不到 10 个人。大家非常焦急地问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好多人冲回院子来回喊。楼上还在继续着火，大约还有 20 人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大家为此非常紧张。这时从 2 楼传出呼救声，有四五个人在呼救。浓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绳往下爬，有个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他从 2 楼的高处跌下来，造成骨盆破裂，伤势十分严重。有些人在下楼的时候被划伤或烫伤。

这时，我们又发现 5 楼还有一些人根本没办法下来。轰炸之后，他们没有忙着自救，而是冲进办公室，抢救国家

财产。由于没法带着这些东西下楼，他们宁可呆在楼上等着救援人员来接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云梯把他们救了下来。从5楼一共救下了3个人。

这时，院子里的伤员已经很多了，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已神志不清，我一见他的面就问：老曹，邵云环在哪儿？邵云环是老曹的爱人，也是新华社记者，我们当天下午刚刚一起从另一个被炸城市尼什回来。老曹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情景惨不忍睹。很快救护车把他们都拉到医院去了。另外，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受了重伤，一只胳膊折了，头部也受了伤。虽然伤势很严重，却依然守在现场问其他人怎么样了，直到大家把他抬到救护车上。还有几个同志没有穿鞋，据他们回忆，当时刚刚躺到床上，就听到一声巨响，只看窗户向床上飞来，他们本能地滚向床的另一侧，而这时，门和柜子又在导弹的冲击波之下从四面压过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死里逃生的。还有几个受轻伤的，文化参赞刘鑫泉也受了伤。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大家非常焦急地向救援人员指这几个人的住处，希望能尽快去救他们。但使馆内部的煤气罐和汽油还在不停地爆炸。北约的第二轮轰炸又开始了。距使馆不到1000米、位于多瑙河畔的南斯拉夫大旅馆

被数枚导弹击中而彻底毁掉了，另外市区内的总参谋部和内务部也再次被炸。还有其他几个目标也被炸。这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四处都在爆炸，大家不知道该逃向哪儿。所以有很多人只好原地卧倒。不过，使馆同志还是比较镇定的，大家始终在一起没有分散。大使也一直在使馆院子旁边指挥救援。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是第一批被救出来的，她住的房间正好是北约导弹击中的地方。据救援人员讲，她的床已经被炸飞了，门没了，墙也没了。救援人员在2楼找到了邵云环的尸体，把她绑在担架上，从2楼慢慢运了下来。她的双脚光着，头发散落在脸上，一只胳膊显然是断了，在空中荡来荡去。她应该是在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内死亡的人。我一直等着在第一时间内拍她的照片，但当我看到她的尸体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禁不住放声痛哭。

由于北约总是在一次轰炸之后紧接着再次轰炸同一目标。为了安全起见，救援人员都撤出了使馆大楼。许多使馆同志心里非常焦急，不少人在没有任何仪器和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要自己冲到楼里救自己的同事。其中一个是使馆工作多年的雇员叫布什科，身背一个氧气罐，爬到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屋子里沿着墙壁摸了一圈，但没摸到人。当时楼里还燃着大火，爆炸声不断。我想小许如果地下有知也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有这么好的南斯拉夫人为了救他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由于北约轰炸太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一些不必要

的人员都临时撤到了附近的一个饭店，其他人员包括大使、参赞李银堂以及蒋晓军等同志一直坚守着，死也不愿走。他们说，我们还有3个同志不知下落，我们死也不能走，死也要死在一起。

几个小时后，北约的轰炸渐渐向郊外转移了。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又来了。凌晨3点多钟，终于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尸体。小许是我在南斯拉夫最好的同伴，我们两个一直是在北约轰炸后第一时间内同时到达轰炸现场的人。他比我还小一岁，为人特别厚道。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年老的父母至今生活在江苏农村，靠他姐姐照顾，有时还要靠他接济，家里生活很困难。能看得出来，小许死得很痛苦，手还是那种剧烈挣扎的样子，衣服也都破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小许的夫人朱颖也被找到了，这是个1971年才出生的女孩，特别活泼可爱，我们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她死得更惨，从2楼炸到了地下室。爆炸前15分钟我们还和朱颖在一起谈笑，她一直说无论仗打到什么程度，只要记者站需要她，她一定不会离开的，她会一直陪着许杏虎。而且还说，他们打算这次回国休假时生一个孩子。她的确帮了小许很多忙，发电子邮件，开车，上街洗照片。我的夫人也一样，北约轰炸以来，许多使馆人员的夫人都撤离了，但她们怎么都不走。

昨天爆炸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夫人，小许也对不起他的夫人。我们是记者，牺牲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夫人也拉进来。我想我们是太自私

第一章 历史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了，只顾自己的事业。其实我们都知道留下来的危险有多大，战争就是战争。

武官任宝凯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大家在医院里和楼里各处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大家不甘心又把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找了来，反复说了半天，援救人员才同意再进楼里寻找。上午8时15分，任武官终于被找到了，他穿着短衣短裤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时距使馆遭轰炸已经9个小时了。任武官被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但头部好像受了伤，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呛时呕吐出来的白沫。当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些呼吸。但医生表示，有希望把他救活。

当使馆还在坍塌、煤气还泄漏、情况还很危险的时候，张宏天、胡铁、李宪增、朱瞻宇、朱树海等使馆工作人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到使馆里面抢救国家财产。陈波、吴旭欣两位女外交官则非常尽职尽责，以女性特有的细心默默收拾着破碎的家园。

目前，几个受轻伤的已经脱离了危险。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伤势很重，但已没有生命危险。他躺在地上看不清，但神志已经清醒。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邵云环在哪儿？大家都不敢告诉他真相，只是说邵云环受了点轻伤，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了，“为什么她受了一点轻伤就不跟着我？”现在大家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对他说了。

办公室主任刘锦荣的伤势也比较重，他以前在伊拉克

时有过战争经验，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安慰大家，给大家无微不致的照顾。昨天我和小许、邵云环去尼什采访，他怕我们路上没汽油，特地拿了一桶油放在我的车上。要知道，战争时期的汽油是多么的珍贵啊。回来后他还埋怨我们没有再多带一些油。他还特别关心我们的工作，一再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就像一个厚道的老大哥一样。他是上海人，在东北插过队。现在他还在医院治疗，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北约的这次轰炸完全不是误击。而是有目的、故意的。他们蓄意用 5 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轰炸中国大使馆，想彻底摧毁这座大楼，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置于死地。他们的情报很准确，知道大使官邸在什么地方。有一枚导弹是投向大使官邸的。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很明显。首先，使馆的位置非常空旷，旁边没有任何军事目标。如果说这是误击的话，5 枚导弹从不同方向击来，其中两枚是从使馆的两个角切入的，还有一枚是直接从 5 楼打进地下室的，也许他们知道使馆的人平时总在地下室里躲藏。还有一枚是打向大使官邸的，现在官邸已被炸毁，好在大使幸免于难。还有一枚是从邵云环家那边打过来的。弹坑直径达 10 米，有 2 米多深。

我们想跟国内的同胞说，北约完全不是误击，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要记住我们同胞的血和泪，他们是有意在屠杀我们，摧残我们。昨天南斯拉夫外长约万诺维奇和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亚诺维奇以及其他南斯拉夫的高级官员，在中国使馆被炸后都迅速赶到了现场，对中国使馆被炸